

刘秀品 著

麻

风村

一个麻风女数十年的悲欢离合



麻风村众生相
畸型病大演义

落魄女幸逢有情郎
野女舍泪择夫
假麻风偷娶真麻风

麻 风 村

刘秀品 编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7

责任编辑：朱成蓉

封面设计：石 川

版面设计：邓小林

书 名 麻风村

定价：9.28 元

作 者 刘秀品

ISBN7—5411—0996—7/I.914

1994 的 4 月

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

1/32

印数 1—8000 册

印张 10.75 插页

字数 22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中科院光电所印刷厂印刷

自序

我从小生活在大巴山区的农村，还在孩提时代，就不断听到有关麻风病的恐怖传说。1983年仲夏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登上位于邻水县和广安县交界处的华蓥山最高峰——高登山，看见高登山的西麓，有一片远离尘世的建筑物。那是一个麻风村。就在高登山之巅，我萌生一个愿望，要写一部纪实作品，向人们掀开麻风村的帷幕，真实地反映麻风病人的痛苦、理想、追求、婚恋、人情世故……也就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有关麻风病的资料，阅读有关麻风病的医学专著，并和几位麻风病防治医生交上了朋友，为写这部纪实作品作准备。

1988年夏，我在没有采取丝毫防护措施的前提下，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麻风村，开始了对麻风病人的艰难采访。有4个月的时间，吃在麻风村，住在麻风村，生活在麻风病人中间。

麻风村里令人见而生畏的残肢毁容者，大多是解放前或解放初期遗留下来的老年病员。在科学技术还未征服可恶的麻风杆菌之前，麻风病给人类造成的灾难确实是毁灭性的。步入麻风村，有一种步入历史，步入蛮荒之地的感觉。麻风杆菌摧残了无数俊男矫健的肢体，毁坏了无数秀女姝丽的面容。天空地

阔，容不下麻风病人遭受的屈辱和苦难！对于在医学上曾被称为不治之症的麻风病，人们在它的面前显得实在渺小和无能为力！目睹麻风病人的惨状，我的心在滴血，我的手在颤抖！

尽管麻风村的恐怖使世人感到畏惧，麻风村被世人视为人间地狱，但几乎与世隔绝的麻风村中，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、充满人情味的、乃至惊心动魄的故事。麻风村中也有欢乐。不少麻风病人被麻风杆菌长期折磨，仍渴望获得人的尊严，获得人的幸福和价值。他们锐气始终不灭，高昂着受伤的头颅，在人世中顽强奋斗。他们是令人同情的弱者，也是令人尊敬的强者。麻风村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，麻风病人也有五光十色的人生！

解决麻风病人的非人道待遇，要靠医学科学的昌明，同时还要靠道德与舆论的力量。时至今日，给麻风病人造成最大痛苦的已不再是麻风杆菌，而是世俗的偏见。在现代医学科学手段面前，麻风杆菌对人体的伤害已毫不足惧了，但鄙视麻风病人的陋习仍势力强大，在有些地方，甚至仍在对麻风病人制造着新的痛苦、流血、死亡。有的病人出院后得不到妥善安置，人生权利被剥夺。连从事麻风防治的专业医护人员都受到歧视，……说来没人相信，我的一位要好的朋友得知笔者从麻风村来，竟不敢与我握手。显然，他竟滑稽地把我划入了麻风杆菌传播者的行列！

苦难的麻风病人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，这是我写作这部作品的最初动机，而对麻风病人无由的歧视（且株连到笔者）则更激起了我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心。

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，大多数病例都有与麻风病人的接触史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对麻风杆菌细胞有免疫

缺陷的人。或许，我的躯体恰巧正是麻风杆菌蓬勃生长的温床，在同病员长达4个月的广泛接触中，已使体内潜伏下了可怕的病菌，在将来的某一天，也四肢麻木、眉毛脱落，成为令人讨厌的麻风病患者——这样的结局是不应该排除的。从我进入麻风村采访，置身于麻风病人中的那一刻起，我即作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。即使是那样，我也觉得值，不会后悔的。因为我毕竟冒着成为麻风村里新成员的危险，将麻风村里的人和事来了一次“曝光”——老老实实的未经修饰的“曝光”。

作者

1988年12月

内容提示：

神秘麻风村，被歧视与偏见笼罩的人间活地狱……

发生在这块与世隔绝的土地上的一切，对普通世人而言，无疑是一个谜，充满神秘的诱惑与谈虎色变般的深切恐怖……

少妇李春秀不幸得了麻风病，竟被狠心的丈夫弃于绝壁山洞。在求生不能、自坠山涧的瞬间，为昔日情人高胖儿所救，并被送进了麻风村，等待着她的命运将是什么……

恭请读者诸君随她一道，走进神秘的麻风村、走进荒蛮、走进尘封的历史，与众多不幸罹病的兄弟姐妹一道，经历人生与情感的惨烈巨变，经历疾病与偏见的双重困厄的沉重煎熬，尔后，从心底里呼吁：

给麻风病人更多的理解与爱！

歧视麻风病人是文明的耻辱！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朱成蓉

封面题字:田丰

装帧设计:石川

总体策划:欧阳玉光

I 25

4023

261

书 名

林风村

借者姓名	借出日期	还
张春霞	84.6.20	
门建新	7.4	
王明远	96.10.3	
	00.6.2	

登 记

- 1、为了充分便利读者利用，读者借书
- 2、图书不得污损、折毁或遗失，否则照

ISBN7-5411-0996-7/I·914

定价:

9.28 元

第一章

作楔子开章明义，话沧桑说麻道风。

混沌初开，阴阳乍分，人类自身的演进与发展，便是一部在战胜形形色色疾病中前进的极其辉煌壮丽的诗篇。

而今，回眸笑看中世纪天花猖獗一时，鼠疫横行欧亚大陆，现代的人们不能不倍感欣慰——人类与各类瘟疫的较量，是科学技术与蒙昧的角逐，在这一场漫长而曲折的斗争中，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伟大的万物之灵！

不过，人们千万不要忘记，在逃逸出潘多拉魔盒的众多妖孽中，麻风杆菌至今仍是滋生在愚昧与偏见土壤中的最后一名劲敌！

请看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小插曲！

一个愚昧与偏见战胜并支配了现代人的故事！

时间，公元1963年初春。

地点，大巴山腹地某一风景秀丽之所，土名徐庶庙。

某基建工程队，奉命在此修建一国防工厂。奋战数月，路通地平，还通了电，正准备全面铺开土建工程，一个偶然的机，工人们邂逅了麻风病人，得知附近有个麻风村。

犹如山崩海啸，地塌天陷，工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——人们

拒吃食堂的饭菜、拒喝烧好的开水，不愿到清澈的溪水中洗涤——因为山上住着大麻风，而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，菜是那水洗的，饭是那水煮的！一些年轻工人干脆住进了县城——谁能担保山上吹来的风中，不混有麻风杆菌哩？既然净化空气办不到，只有逃离为上策了。而部份滞留在工地的人，更从此不洗脸刷牙，靠啃饼干度日。

人人谈麻色变，个个胆战心惊，视麻风村为不可接近的人间活地狱，恨不能离得越远越好。工地上人心惶惶，人们众口一辞，坚决要求工厂迁址。刹时，整个工地笼罩在突然降临的巨大恐怖之中。

终于，工厂被迫停建，搬迁到了离徐庶庙很远的地方。

愚昧与偏见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巨大威力。

其实，揭开那层历史偏见沉淀而成的神秘帷幕，便会发现，麻风病远无那么恐怖。

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杆菌感染所致的疾病，“麻”说明症状——四肢麻木；“风”标明病因——麻风杆菌损及神经末梢。而麻风杆菌这种形同火柴杆儿样的病菌，生命力又极为脆弱。由于人体的酸碱度在 7.35—7.45 之间，而麻风杆菌的酸碱度为 7.4，故人体是它最好的培养基。但如离开人体，它便存活不到两天。放在夏天阳光下几小时，它就失去繁殖力。有人试验，炭疽杆菌的芽胞，在室温干燥条件下，能存活 17 年；泥土中破伤风杆菌芽胞也可数年不死；而麻风杆菌呢？一般的消毒剂即能杀灭，在 60℃ 的水中浸泡 30 分钟，也能将其消灭。而且麻风杆菌在水中无法对人体构成威胁。因为水有自我净化功能，在集合过程中有稀释、沉淀、吸附的作用，水还有温度、酸碱度，对麻风杆菌同样具有杀伤作用。

不过，由于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，接触越多，受感染的机会也越多。而能否传染上麻风，又取决于是否与未经治疗的传染性麻风患者密切接触，自己有无破损的皮肤或粘膜，以及自身对麻风杆菌免疫力的大小。《内经》云：“真气从元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”。这里的“真气”就是指自身的免疫力。医学研究证明，人群中95%以上的人对麻风杆菌免疫，哪怕他们身上有破损的皮肤、粘膜，照样可以与病人同床共枕。100多年前，发现麻风杆菌的挪威医学专家韩森，曾有意将麻风杆菌注射进自己的身体，结果并没发病。至今，这类勇敢的试验已进行了数十次，试验者同样没有发病。在一次世界麻风会议上，美国医生专门带了两名病人，别出心裁地同吃同住……人群中只有5%的人是麻风杆菌适宜繁殖的温床。但即使染上了麻风，只要早发现，经一周正规治疗，就能杀死体内99%的病菌，也不会残肢毁容。

麻风病对人类的危害，远远小于肺结核、肝炎。说得通俗一点，患过麻风的人，同患过感冒、肺结核、肝炎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人类对麻风病的恐怖，源于对麻风病的无知和偏见。也深深地打着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烙印。

麻风病历史悠久，流行全世界已达几千年。地球上没有哪一种疾病像麻风那样令人恐怖；没有哪种病人像麻风病人遭受的歧视和迫害严重。

公元前1550年至1400年，古埃及的草纸书和印度的梵文佛经《吠陀经》中已有关于麻风症状的记载；公元前4世纪前后，欧洲各国的麻风病已广泛流行；《圣经·旧约》中亦有对麻风症状的描述。后来，哥伦布的士兵以及贩卖黑人者，又将麻风杆菌带到美洲大陆。

非洲某些地区把麻风病人投入岩洞饿死，或者丢在虎豹出没的地方供野兽吞食。

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把麻风病人放逐到孤岛上，让其自生自灭。

日本国在1907年公布的第八号法律及1931年修定后公布的“麻风预防法”中，规定所有的麻风病人，不分什么类型，一律要强制终身隔离。

世界卫生组织把麻风病列为全世界重点消灭的6种疾病之一，而麻风病则是6种疾病中唯一的细菌性疾病。每年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国际麻风节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1953年开会决定的。

在我国古代医学中，对麻风病因的解释受“因果报应论”影响极深。在《医学入门》中称麻风病为“天刑”，即因得罪鬼神，前世干了坏事而受到惩罚。《论语·雍也》记述，孔子的学生伯牛得了麻风病，孔子去看他，隔墙从窗口拉着伯牛的手，说他，得此病乃前世注定的。《孔子家语·本命》曾述及妇女“有恶疾不可与糜盛”，“不娶世有恶疾者”，麻风病人要“绝乎庆弔”，不能参加祭祀和宗教活动。《春秋》中记载，“鲁昭公二十年，秋，盗杀卫侯之兄辄”。为什么要杀辄？“有疾也。何疾尔？恶疾也”。

隋唐时代最杰出的医学家——药王孙思邈，在对麻风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后，亦对麻风病毫无办法，得出“痼疾乃不治之病”的结论，说“眉脱三年食柱，鼻崩柱倒难治”，“远者不过10年皆死，近者五六岁而亡”。唐初四杰之一，被誉为有司马之才的文学家卢照邻患了麻风，孙思邈把卢氏接进唐高宗李治赐给自己的华丽住宅里，精心治疗，历经10载未愈。卢照邻在病情恶化，对治疗麻风病失去信心后，写下了凄楚的

《释疾文三歌》：

岁将暮兮欢不再，
时已晚兮忧来多。
东郊绝此麒麟笔，
西山秘此凤凰柯。
死去死去今如此，
生兮生兮奈汝何。

岁去忧来兮东流水，
地久天长兮人共死。
明镜羞窥兮向十年，
骏马停缰兮几千里。
麟兮凤兮，
自古吞恨无几。

茨山有薇兮颍水有漪，
夷为柏兮秋有实，
叔为柳兮春雨飞。
倏尔而笑，
汎沧浪兮不归。

卢照邻被麻风病折磨得10年怕照镜子，因足挛不能骑马，后又一手废，不得已就在颍水边修一墓，自囚其中。41岁时，终于投进了波涛滚滚的颍水！

然而追寻历史，卢照邻还不是麻风病人中命运最悲惨的。

1935年，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的白云山下，一次就将300多名麻风病人集体枪杀。

1936年，广东高要县县长马炳乾定出“铲灭麻风病人”的计划，在肇城一次活埋麻风病人20多名。他还公布了赏格，凡捕获麻风病人一名，赏大洋20元，有200余名麻风病人惨遭那位马县长的毒手。

1937年4月5日早晨，广东阳江县驻军以领赏金为诱饵，捕捉了52名麻风病人，枪杀后焚烧。也是在这天，广东三水县驻军，逮捕麻风病人12名，枪杀后还贴出布告，历数麻风病人的“罪状”！

……随便翻到麻风史的某一页，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。麻风病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面明镜。

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。

解放后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随着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，我国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很快开展起来。1951年，在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上，专门讨论了麻风病防治工作。1956年制定的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中明确规定了积极防治麻风病的任务。1957年，卫生部制定了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规划，提出了“积极防治，控制传染”的原则。随后，全国相继建立了数百个麻风村（院），培训和配备了1万多名麻防干部。中国不但确定每年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麻风病人的节日，还定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为中国麻风护士节。如今，中国已向全世界郑重宣布——将在本世纪末基本消灭麻风病。

麻风恐怖最终将随着掀动的历史而消散。

但是，那种对麻风病人实行“铲灭计划”的时代虽说一去不复返了，历史的偏见仍然十分沉重，其威力有时简直赛过原子弹。

让我们走进麻风村，去浏览尘封的历史，听取那或惊心动魄，或缠绵悱恻，或催人泪下的故事吧。

以上赘言，是为楔子。

第二章

无情汉遗妻飞鹰岩，落难女幸逢有情郎。

在大巴山腹心的山沟里，有一户人家，女主人是个典型的山区农村少妇，身材结实而又苗条。深蓝色的裤子，印有碎花的白色上衣，恰到好处地衬托着一条垂腰的浓黑大辫和雪白的脖颈。这位仪态大方而又端庄的少妇，姓赵名春秀，是李家沟李木匠的妻子。

近年来，春秀的脸上没有了笑靥，那原本有神的眼睛失去了昔日妩媚的光彩，透出丝丝哀愁。

她得了可怕的麻风病。

病魔的侵入无声无息，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。开始，她坐着纳鞋底，突然间，脸上好像蒙上了一层蛛网，伸手一摸，又什么都没有。可经手那么摸了一下，蒙在脸上的蛛网仿佛真给抹去了，顿时感觉出一种莫名的松爽。可轻爽不了多久，那该死的蛛网又粘了上来，看不见的网中仿佛还网着几只小蚂蚁，正伸展着细爪子，在脸颊上，额角上轻轻爬动，使人心里产生一种火烧火燎的焦躁。当她飞起巴掌，朝“蚂蚁”啪的一巴掌拍下去时，“蚂蚁”似乎潜进了肉里，巴掌什么都没有拍着，真是活见鬼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脚关节和手关节微微酸痛起来。四肢麻木，拿在手里的东西，往往莫名其妙地掉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，也不知道掉在哪里。请乡卫生院人称蒋白毛（从小就是白头发的）医生来看，蒋医生看了春秀的舌苔，号了她的脉搏，诊

断为得了关节炎，叮嘱她冬天少下凉水莫受冻，吃几付药保准见效。

赵春秀吃了蒋白毛几十付药，烧烂了两个药罐罐，反而治出了新病。开春时，右小腿不明不白起了一个鸡蛋大的水泡。水泡破裂后，长期流脓滴水，总不愈合。又请蒋医生医。蒋医生用钳子夹着棉球，探了探疮口，说是无名肿毒。给了春秀一张碗口大的狗皮膏药，说是只要把这帖膏药用上去，一个星期，就会把脓拔得干干净净，长出新肉。春秀咬着牙，用一大盆滚开水，把脓血擦洗一遍，遵照蒋医生的吩咐，用那张狗皮膏药把破溃处封了个结结实实。贴上膏药后，破溃处确实凉悠悠，痒酥酥的，像她养的那只花猫正用柔软细嫩的舌头在舔舐，舒服极了。哪里想到，没出7天，被狗皮膏药封住的破溃处的周围，又接连冒出一圈水泡。右腿的创口没有愈合，左腿也长起几个泡。那些泡黄亮亮的，像瞪着的螃蟹眼睛，一个比一个大。黄水顺着脚杆流，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。而且最令她痛苦的，是她那曾令多少小伙子倾倒的柳叶眉也开始脱落，只挨着眉心，剩下疏疏朗朗几根了。

“蒋医生，我得的到底是啥怪毛病呀？”春秀看着自己那流脓滴水、越烂越宽的两条腿，扭住蒋白毛刨根问底。她惶恐，有某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啥子怪病？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，下得出崽儿的病。”蒋医生有意打岔。

“你一定要给我讲实话，求求你。”春秀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“你逼着我说，我就说，不过说了你莫拖刀杀人。”

“你直说，我不怕。”春秀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癞病。”蒋白毛吐出干干巴巴的两个字。

“癞病！”赵春秀觉得天昏地暗，整个感觉系统都在一瞬间